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

臣

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姪懷貞

族弟孝謹

孝

瓘從父弟維鎔

長孫敞

從父弟操

武承嗣

子延秀

三思

三思子崇訓

從祖弟懿宗攸暨

攸暨

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攸緒

薛懷義附

韋溫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淑

弟湊

竇覲

柳晟

王子顏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誡之以大義減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

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下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勲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盖人事也竇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為外戚傳以存鑒誡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侄養於宮中後仕為鄆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為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

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宗金剛寇陷澧州高
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遂與解縣令
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
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
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
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
唐儉攻崇茂宗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
劉讓亦同陷於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

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
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為其下所殺
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
河已御舟矣會讓至廼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
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
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
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為西平郡守德

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壻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

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玄高宗時為左
相德玄子懷貞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
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厯中為清河令治
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
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魚撿校雍州長史
時常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
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
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

謂乳母之壻為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
在官位必曰皇后阿奢時人或以國奢呼之初無慚色
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
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
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
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
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
恨懷貞無以荅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

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
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
魏國公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
時議皆以為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
弟詹事司直維濫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
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
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為之語曰
竇僕射前為韋氏國著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

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
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謹孝謹
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
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
后呪詛不道孝謹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球希
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謹太尉
邠國公希城襲爵玄宗即位加贈孝謹太保希城等以
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幽國公尋卒希球

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謚曰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瓘初為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瓘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瓘子鏐又尚玄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為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瓘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瓘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

徒財貨鉅萬垓從父弟維鎔好學以撰著為業時宗族
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鎔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
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
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為左衛郎將煬
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闕率子弟迎謁
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
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尋拜

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
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
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為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為
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於今利之
貞觀中歷洺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
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
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
并州都督謚曰安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

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詮減死配流雋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於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為款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驍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

士獲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獲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為皇后追贈士獲為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為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獲為太尉楊氏改封為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少監惟良為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已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職佯為退讓其實惡之也於

是元慶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寮抗表請改其姓為蝮氏絕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為

士獲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
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
著撰傳記敏之既年少色美爇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
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
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
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為太子妃成有
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
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

行又嘗為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
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
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
朝追尊士彍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
皆為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為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
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
元年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
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

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
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為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
恭王克己為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為烈祖
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為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
太皇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為
梁憲王元爽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為王諸
姑姊為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為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
三思為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為建昌王太子通

事舍人攸歸為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為高平王左衛親
府中郎將載德為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為千乘王司
農卿懿宗為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為臨川王右
衛勲二府中郎將攸宜為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為會
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為安平王攸止為恒安王又
封承嗣男延基為南陽王延秀為淮陽王三思男崇訓
為高陽王崇烈為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
為嗣陳王延祚為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

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於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兼脩國史承嗣自為次當為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為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為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

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為繼魏王中宗
即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
乃率羣官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
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
業皆不並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
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
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
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

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
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厯之重歸
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
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遇密生靈降禍
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日達聰躬
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獻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
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
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

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於時唐室藩屏
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
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
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忭如見
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
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
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
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

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旣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歷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

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
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
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
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
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
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
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荅曰朕嘗
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畧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

三才聿興驪連栗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畧未
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歷播百
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歷象建於唐堯之代封
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以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
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別宗撫歷異姓
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
則為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
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金節興妖琅邪構逆災連七

國釁結三監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
蓋為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
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
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
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
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
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為王況朕以累聖開基豈可
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

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
告凶豎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
便慮有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為德靜郡王量減
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為樂壽郡王河內郡
王懿宗為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為江國公會稽郡王
攸望為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為管國公建安郡王攸
宜為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為鄆國公繼魏王延義為
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為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

崇訓為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為栢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為咸安郡公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籙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為太原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閭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為妻既而默啜執知微入寇

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柘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宗訓為安樂公主壻即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宗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

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
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
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
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
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
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為之空竭崇訓子數
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
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

后幸其第就第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
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延秀既恃恩放縱無
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
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為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
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
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
久皆斬之後追貶為悖逆庶人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
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

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
尚書監修國史聖歷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
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畧涉文史性傾巧便
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
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
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為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
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通相屬和三思
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

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於嵩高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為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為已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於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叅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

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
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
三思父子必為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
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
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為外職三思既猜
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
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
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通相引致干黷時政侍

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吳陵順陵並置官負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常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於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為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

尉追封梁王謚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
於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
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
時封為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
朝欲寵其禮中宗為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
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
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
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

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鄆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為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謚曰忠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為蜀王懿宗封為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為大

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為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為兩

何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
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
為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
轉懷州刺史尋卒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
士讓為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
寧為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
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為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
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

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畧則

天以為類已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為帝母為后夫為親王子為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歷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

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
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
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
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
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帝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
皆以為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
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
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偽

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
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
為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
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
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蒲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
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
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
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叅決如不朝謁則宰

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嫗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蓋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為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徼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

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
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
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
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斂不盡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攸
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
監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歷中棄官隱於嵩山以
琴書藥餌為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
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

尚雅操孤貞有成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貫
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邱而
卧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歷重
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
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蒲風烟駐驛喬巖追尋大
隗鳴鑾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
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
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

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閭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
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
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
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即位又降勅曰頃
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
姦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
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
不遷罪無相及為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

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為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
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
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鬻臺貨為業
偉形神有膂力為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
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
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為僧
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

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
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
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為薛
師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脩故白馬寺懷義自
護作寺成自為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
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
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
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

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囁千人齊
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
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為清平道大總管率軍
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
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
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
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

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為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為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叅問不限早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為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為行軍長史鳳閣侍郎

平章事蘇味道為行軍司馬契苾明曾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為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貲外郎竟為

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
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為灰燼則天愧
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
銅為十二屬形象置於北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
號頭安置之其後孟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智
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
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
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為普州叅軍以女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為后及帝降為廬陵王玄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為欽州首領寧承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為皇后其日追贈玄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

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
今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
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即先朝
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莪誠
可惜也渙汗既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
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
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為太師雍州牧益州

大都督玄儼為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
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
寧承兄弟以其首祭於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
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
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為鄴王謚曰文獻仍
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負并給戶一百人守
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為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
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

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
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將軍封曾國公后妹夫陸頌為國
子祭酒馮太和為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
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
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
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既居榮要燠灼朝野時人比之
武氏湑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
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

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
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即位仍令削
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
即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
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
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既發上於望春亭
遙望之令張說為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守一

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吳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為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為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時為盛王府錄事叅軍
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
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
和人皆重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
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我首佇當効順宜擇大
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
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

悅淑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
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
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齎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
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淑於客省竟被
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
一子五品正貲官勅收城日葬事官給第湊湊寶歷中
與兄淑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
第三品固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

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
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厯中滑帥令狐
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
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
欲為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
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
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
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沒湊諫

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
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繇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
歷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為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
貞元初入為太子賓客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
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
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
對於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
因是惡參尋以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

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
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
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
鎮召宰臣議實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廻授
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
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皋以政事不理黜官
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
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

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為官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為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充官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驍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

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
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
吏非大過不行答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
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
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
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
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
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啟諫必動

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為阿旨如窮民上訴罪
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
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
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為老舅漢魏故
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
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事奉職有
方故也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
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

十年壽登七十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竇覲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覲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為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覲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

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為戶部侍郎覲無他
才伎為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墀故藩府辟召遂歷牧
守宰相竇叅覲再從姪叅少依覲及叅秉政力薦於朝
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
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
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

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
即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
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
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為朱泚
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
為僧間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
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

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
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為河源
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諳真馬寶鈿裝鞍
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
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
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
同正負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虜吐谷渾

王子悉弄叅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
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
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
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關軍賞難得進絹
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
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酣
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
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

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
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顏少從父征
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
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
顏太師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
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
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武承嗣傳高平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為鄴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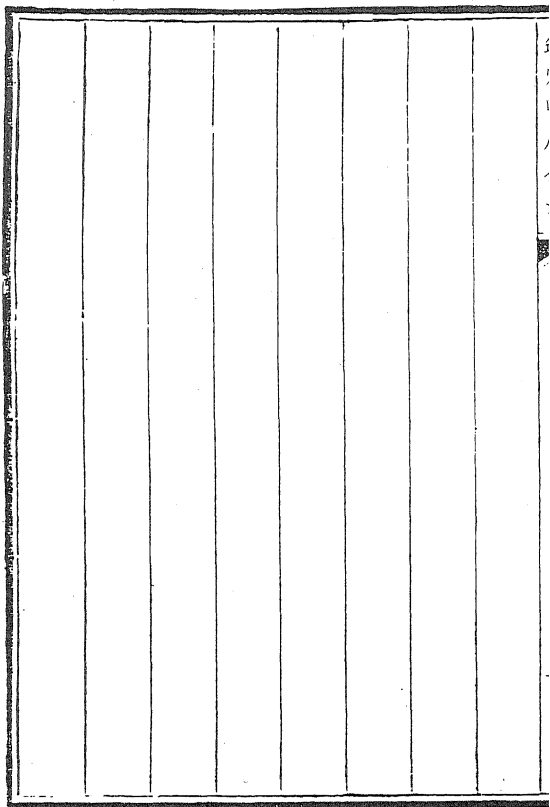
臣酉

按前三思男崇訓為高陽王新書亦作高陽且重規已封高平矣平字必是陽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謹案第十四頁後一行驪連栗陸之辰刊本栗訛
栗據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封柏國公刊本柏訛桓據前文
及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顧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二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傳第一百三十四

官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負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
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
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
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
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五
局有令丞皆內官為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

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藤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

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為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為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

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
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
輿長慶繼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忘塗地之冤
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
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
十八人內則叅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
耻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
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轉蹙

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煽昭宗之季所不忍
聞臣遍覽前書考茲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
書契已來不無閹寺況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即如秦皇
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
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聚蹶櫓之徒飾姬姜狗馬
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為賞薄遍封
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
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

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
斯逞可為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扆何止四星終
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為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錄楊
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為鑒誠云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內官楊氏所養以閹從
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
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
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

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軍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

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
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
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
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
人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
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
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決所得俘
囚多生剥其面或髡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懼

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
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乃探
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
卒時年八十餘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歷元
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
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為
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

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
能傳詔勅授宮闈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
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
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
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
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
貴寵與力士等揚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

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為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則所冀十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叅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

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冀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以系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

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媼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寢散髮具練經受賓弔荅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傳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

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產
殷厚非王侯能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
封道士觀寶殿珍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
碾並轉五輪日破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
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
十杵少尚十杵其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
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士疎懼之十四載置內侍
省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

蜀思藝走投祿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
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户上元元年八月
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因
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
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芥賣五
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三月會
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
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

都督陪葬泰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廐馬家小兒少為閹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廐中簿籍天寶中閑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

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如輩血常為僧
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為善從幸鳳翔授太
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院
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
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邾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宰臣百司不
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
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同知即加推訛府縣按鞠三

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時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肅宗又為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為妻擢弟挹時並引入臺省擢為梁州長史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上皇自蜀還京居興慶宮肅宗自夾城中起居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

年上皇嘗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劔南奏事官過朝謁上
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
為上皇左右所禮慮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
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內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內送
持盈於玉真觀高力士等皆坐流竄二年八月拜兵部
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
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
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

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臣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代宗即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

軍不欲遽責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
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
加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廐已
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
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
表閹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
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
答之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

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已引越王係入宮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

空母郅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十郎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瑱入朝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莪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欲報私憾誣瑱之罪竟坐誅宰相裴冕為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

至便橋代宗蒼黃出幸陝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
行在太常博士柳伋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
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
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
史大夫王昇飲酒為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
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
惟允懷質本庸愚叢爾之身合當萬死頃已寬其嚴典
念其微勞屈法伸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已尚未知非既

忘含煦之仁別貯覬覦之望敢為嘯聚仍欲動搖不令
之臣共為睥睨妄談休咎仍懷怨望東兵裹甲變服潛
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時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
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
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網遞送路
次州縣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
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庶寮宜體朕懷

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黃門

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
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
軍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
屢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
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
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
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北至華陰朝恩大軍

遽至迎奉六師方振錄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勲臣朝
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朝恩性本凡劣恃
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
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
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
祿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
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羣

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供學生厨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大歷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后宴福仍請以章敬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廨將相沒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事加韓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

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
時政公卿惕息戶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
正言折之朝恩不悅乃罷會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
百寮皆會朝恩講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載心
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橫亦惡之載欲伺其便
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崔昭為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
恡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觀察使皇甫溫相結溫與昭
協自是朝恩動靜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朝恩

未之察日以驕橫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溫權位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戶朝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而卒劉希暹亦下獄賜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

為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
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為不法
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名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
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或
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
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
大獄家產巨萬希遲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
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

鶴聯職希遲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
遲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遲恣為兇惡毒甚豺
狼朝恩希遲既死元載復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令
江西効力明觀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磚石候之載令
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
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笞殺之識者減魏之名
多路之正朝恩素厚禮部尚書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

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者唯文場仙鳴率諸官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

馬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於諸寺為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仙鳴死

後以開府內常侍第五守亮為右軍中尉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為內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而蹈義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

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
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然
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奪
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
之爭知其朋徒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
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
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入
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文之黨政

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
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
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慧敏有才幹憲宗即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授左軍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內侍省常侍宋惟澄為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官曹進玉劉國珍馬

江朝等分為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上疏
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
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為充鎮州已東招撫處
置等使及承瓘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諭遣之
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
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
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
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瓘班師仍為禁軍中尉段平

仲抗疏極論承瓘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為軍器使俄復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光取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以求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訐事連承瓘乃出為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論希光承瓘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欲進之戣上疏論其纖邪貶涉硤州司倉上待承瓘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

在翰林時數論承瓘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瓘還乃罷絳相位承瓘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穆宗即位銜承瓘不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瓘之冤詔雪之仍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

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
為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
敏悟過人博通典藝甚奕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
不歡然注嘗為李愬煮黃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
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
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
通夕文宗即位守澄為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
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為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

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
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
錫沉厚有方畧為其事可成乃用為宰相申錫謀未果
為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
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
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為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為
上講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
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為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

用為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翬上之功為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為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太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賫酖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為徐州監軍召還至中年誅之守澄奏養訓注反懼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既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為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

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
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
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仗廨內石榴樹
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
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
下兵仗聲蒼黃而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閤門
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輦者
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

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閤門內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閤門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人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即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閤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為宦者頗知書有謀畧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神策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乾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為

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京師不守從僖
宗幸蜀鑾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振
天下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
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
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
怒用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軍
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為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
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令

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即令孜之弟也昭宗即位三川大
亂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閬州
刺史王建為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
名也以西蜀可圖欣然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
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名予
及門而拒鄰藩聞之孰肯相容為予報令公建至此無
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討陳敬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即

命昭度為招討入蜀加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絕
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
城與建通和建竟自為蜀帥令孜以義父之故依倚仍
舊監軍事既而陳敬瑄遇酖令孜亦為建所殺

楊復光內常侍楊玄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內侍省
慷慨負節義有籌畧為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符中賊
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為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
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

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朝廷誅尚君長怨怒愈深
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
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為招討代宋威復光監忠武軍屯
于鄧州以遏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僞命賊使
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
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赴之
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
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豈捨十

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為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心圖之故召公漝酒為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之師三千入蔡州說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為八都鹿晏弘晉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來逆戰復光敗之進

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為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九月溫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蓋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鴈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

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二復光雖黃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為名者數十

人皆為牧守將帥

楊復恭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義大中朝
為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玄翼咸通中
掌樞密玄寔乾符中為右軍中尉玄价河陽監軍復恭
即玄翼子也以父幼為宦者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每
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入為宣徽
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復為樞密使時黃巢犯闕左軍
中尉田令孜為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

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再幸山南復用復恭為樞密使尋代令孜為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僖宗晏駕迎壽王踐阼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事多訪於宰臣故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即舉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豐生焉國

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柘江覆舟而沒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道復恭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為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恩寵特異勢侔樞要乃與復恭爭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履復恭既失勢欲退止商山別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王

山軍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順節屢敗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後綰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節為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縣為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

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抱腹山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為右軍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兵衆強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

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率師渡河討汾岐二帥軍於渭北駱全瓘與茂
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岐州昭宗蒼黃幸莎城茂貞
以太原問罪乃誅全瓘閻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
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
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搏有度量見其
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
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

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
勿泄聖謨啟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
曰王搏姦邪已為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
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以樞密使劉季述
王奉先為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秉政而排
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為黨援十一月六日季述
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
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于東宮季述手持

銀槓於上前以槓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從
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
錫錮其肩鐐時方凝冽嬪御無被哭聲聞于外穴牆通
食者兩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
昭宗即位改元天復元年其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
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
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
尉韓全誨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

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金忠求和是月金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為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叅掌樞密由是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

日熾交亂朝綱此不剪其本根終為國之蝨賊內諸司
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
即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于秦漢趙高閹
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
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
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沖羣賢相推奄專大政於是
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迴鑒之始率
土始安而田令孜妬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

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
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
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讐視將相
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
過於羈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
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
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即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
初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遷王畿之屯減

耗太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于茲痛深骨髓
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為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
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參預大政況此輩皆朕
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
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
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
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內經過
并居停內使勅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

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內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內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笞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宮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育人意

徧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魚朝恩傳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臣酉按新書大臣子弟二百餘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則子弟二字為合此云羣官誤矣

賈明觀傳朝恩希暹既死元載復受希暹姦謀○臣酉按希暹已死當是明觀今改正

楊復恭傳乃糾合請守義兄弟○臣酉按請字無義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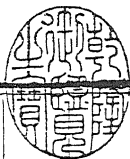
是諸字復光傳云諸假子以守為名者數十人即此

所謂諸守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謹案第六頁後七行林招隱尹鳳祥等按新書招
作昭祥作翔與此異

第十九頁後八行內官曹進玉刊本進訛淮據新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騰錄貢生臣張誠智